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九

明帝 肅宗

赦竇憲奪沁水公主園田

溫公

朱暉

東坡

梁鴻

梁肅

王充

昌黎

安帝



徵用樊英

溫公

順帝

以梁冀為大將軍

溫公

質帝

崔寔應詔詣公車言事

溫公

元帝

平東羌

溫公

李固

子由

徐穉

張九齡

曾子固

王符

昌黎

靈帝

黨錮

荆公
李德裕

子由

黃垺
盧照隣

溫公

司空圖

陳寔

少游

赦竇憲奪沁水公主園田

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
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

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姦而上不知之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朱暉

東坡曰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為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為不

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為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
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
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
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
行帝方以林言為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
獄二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
也何故自繫暉等固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
曰今林得謹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

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
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
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
數日詔使直事即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
暉乃起云云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
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強力不足多
貴而諸尚書為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為
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為莫大之禍也悲夫

梁鴻

梁肅梁鴻高士碣曰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囊括道
妙而遊於世遭漢微缺澆風偃物君以為道不可徇
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卽以作歌
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
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
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

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為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逃荷蓑以遊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銘曰山隱器車河秘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大虛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冥跡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諫餓于首陽邈矣伯鸞靜而舍光作銘臯橋萬古是

望

王充

昌黎贊曰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
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于肆惟市是遊一見誦憶
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為州治中自免歸歟
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命待公車以病不行
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徵用樊英

溫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海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也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

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強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扣閤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輝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

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令聞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士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待馮異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亦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措之責望也至於飾偽以邀譽釣竒以驚俗不食君祿而

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
與跡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
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以梁冀為大將軍

溫公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
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
冀頑嚚兇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母之位終於悖
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崔寔應詔詣公車言事

温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
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
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
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
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
以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平東羌

溫公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異國氣類雖殊其就
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則附順
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
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禮義之邦而
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
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為郡
縣所侵克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

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皆疆場之臣也豈得多以專殺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蜂起而為寇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子所不與也

李固

子由曰孔子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之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之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

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為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為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者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沖帝之亡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王為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

劉鮪謀立清河王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
怪固為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
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
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
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
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
哉

徐穉

張九齡曰公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
一體資清純動適元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
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
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
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
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嘉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
射南郡胡廣相與上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
神漢桓帝猶能安車玄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

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及聞薨
卒徒步弔祭禮有所尚隻雞不薄意有所加生芻為
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
尋其廢中權行中慮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
去沮溺野逸而難羣顏闔鑿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
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為至則偏也無
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修於世純
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

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
遙而已哉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
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
事遠跡陳名劭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曾子固曰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
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
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
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

容而羅織鈎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
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
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
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覲
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
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璜辟皆不就
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
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

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

彼也

王符

昌黎贊曰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鄉人所輕
憤世著論潛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為賊良民之患
其旨湛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
豈若鴈門問鴈呼卿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黨錮

王荆公讀後漢書詩曰錮黨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

見精微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

子由陳蕃論曰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
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
者也陳蕃將與竇氏共誅宦官蕃自謂外從人望內
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
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兇
側目禍不旋踵酌此二者臣寧得禍不忍欺天今道

路詢詢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
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
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
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
十餘矣聞難作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天
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於乎天之將亡漢
耶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猖狂寡慮乃與未嘗更
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

賢哉

黃垺東都名臣論曰范曄書稱陳蕃曰懔懔乎伊望之業矣論竇武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與之宋襄公所以敗也當陳蕃竇武秉政之際天下延頸太平之業後世學者言忠烈有道必稽焉愚獨謂東京天緒雖期於盡然使國紀勦墜士人不奮竇蕃武之由蕃以竒志堅節誓清國步呈材効業不穢腐爛竇氏臨朝腹心相委武以后父位為上將將相同心願指喑

鳴足移天下列奏邪豎次行誅屏緩期延計如牛捕
鼠而鄭颯等縲紲吞舌無敢騰變是氣窮勢竭也所
留者朱瑀等十七人方且出宿歸府狐疑不斷瑀等
呻血一呼軀首塗地使天下忠臣義士跼蹐甘禍亂
是何智慮之不明器用之寡微也夫以將相委任之
重從天下想望之志興起以誅洒羣孽若決江湖灌
枝燭泰山壓朽株爾遲回自失貽禍宗社使天下以
忠為諱兇豎得志人上猶能謂之材烈之士邪通儒

巨賢四海所觀望覆敗乃爾尚何責屠羊乘寵無謀而凶終哉學者必猶惑蕃武之事試為陳之自和順之後君道已替政由嬖習使蕃武居股肱地補綻決壞因事諷論不以蕩滅為已任則紀綱勢祚猶可維持為微缺之漢而已一旦功力不終為邪黨魚肉使何進小智憤激而辱覆車兪黨竭澤則劉氏遷業矣豈非材不應實覆餗渥形哉愚誠傷漢業將謝陳竇扶起翻為振落之禍耳故君子之立事也乘勢如騎

獸搏物如鷹隼騎獸顛則立噬鷺鳥見形則無獲是以不俟終日救患未萌疾雷不及掩耳去惡絕其本根安有處萬全之勢緩毫髮之斷身辱功絕貽禍宗社哉愚披漢書與賈生異時而慟也

溫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

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司空圖曰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是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

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摯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叟叟以至大亂惟據正而屈已者庶可與權

李德裕曰理平之世教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是也東

漢桓靈之朝政在閤寺綱紀以亂風教寢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

謂倖臣也

所謂教猱升木噬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熏鑿漢之黨錮為理世之罪人矣

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兇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

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祇能用詭道入邪徑磔鼠
穿屋虺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為
怪越人道之行當齏粉矣

盧照鄰詠郭泰詩曰大漢昔云季小人道遂振玉帛
委閭尹斧鑕嬰縉紳邈哉郭先生卷舒得其真雍容
謝朝廷譚笑獎人倫在晦不絕俗處亂不為親諸侯
不得友天子不得臣冲情甄負甑重價折角巾悠悠
天下士相送洛橋津誰知仙舟上寂寂無四鄰

陳寔

少游曰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初無意於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而為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為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為清為和由其弊而言之則為

隘為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實未嘗清實未嘗和也
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高
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
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
無往者讓甚耻之寔乃獨弔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
庶幾於夷惠矣何則桓靈之時政在宦官而天下之
士方以高節相高疾之已甚至使其屬無所發憤常
欲以身死黨錮之禍海內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

人之罪哉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
送奠之事稍屈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
復誅黨人張德寔以此多自全宥則其效蓋可見也
嗚呼使東漢之士大夫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
興乎以此言之寔殆庶幾於夷惠不誣矣然則寔為
侯張而少詘也不為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得宰
相亦不為過斯不然也孔子於衛見南子矣於魯歛
陽虎矣至彌子以為主我衛卿可得也則曰有命蓋

見南子欽陽虎者身可誣也不主彌子者道不可誣也寔於侯張亦誣身以伸道耳豈若元稹之徒誣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為道而不誣身於宦人者亦可乎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決傷而死古之人耻其身之辱於刑臣也如此非寔之時其可誣身於宦人也與故為伯夷之清而非其時者是隘而已若寔之誣身於

宦人而非其時者是為姦而已

蔡邕言三互法

溫公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闕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煩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

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殘烝民而朝廷方守
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

獻帝

董卓

高適

何去非

溫公

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子西

袁術僭號置南北郊

子西

仲長統

昌黎

通論

漢之人君

溫公

東漢興亡

溫公

循吏杜牧

隗囂劉表

子由

丁鴻劉愷

東坡

子由

董卓

高適董卓廟議曰昔漢祚陵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
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袞之具董卓

地兼形勝手握兵鈴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興晉陽之
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
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
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
馳突放橫衣冠凍餒死倚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
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
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於孫堅氣
奪於袁紹僭擬與服黨助姦邪驅感東人脅帝西幸

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剝剔異端乃謂漢
鼎可移郢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
質允誠天假布手毋妻屠戮種族無留骨肉灰燼不
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慙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
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靈寶父
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兄弟可祠於朔土嗟乎仁賢之
魄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
用之於暴悖之鬼哉

何去非孫堅之攻董卓論曰古之豪傑有功業之大志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而無謀夫策士合奇集智以更輔其不迨使無失乎事機之會則往往功敗業去而為徒發者皆是也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豪之恣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獨孫堅激於忠勇投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郡奮以誅卓雖卓亦獨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機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遂殞其身由無謀夫策

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比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停義師按軍律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強食阜而堅不遂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關以震三輔身扼成臯而定鞏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順討逆以濟其志乃返棄去而袁術得以起而收於羈旅之中以為已資遂以驕肆此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歎

血而起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衆各數萬然無敢
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遇遂以敗北而堅
獨以其兵趨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梟其銳將卓深
震悼乃遣腹心詣堅和咸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守
者悉表用之向使堅陽合而陰違之差其宗親苟勝
軍事者皆列疏與焉使得各據土權兵以大其勢徐
四起而躡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出此乃怒辱
其使誓必誅卓使之憤懼遂殘汙洛陽劫持天子西

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
義動者其勢足以特立則何至於附人苟唯不能而
有所附必其德義足以為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
之袁術徒憑藉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托身
之主也堅已驅卓而修復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
之固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
於術為之崎嶇轉戰以搏黃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
間無異士伍此堅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隨之

則其功業違矣

司馬溫公論王允專董卓之功孫瑞歸功不自居易稱勞
謙君子有終吉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

唐子西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其志乃欲卑公
室而奪之權曹操諷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
冀州而益其地夫引經術稱古誼者固未必皆姦人
而姦人之欲濟其邪謀者亦未嘗不引經術而稱古

誼既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乎察之而已
表術僭號置南北郊

唐子西曰惟天子祀天地于郊唯魯得用郊郊祀之
禮聖人所甚重而後亂人欲為大盜於天下未嘗不
先盜其所甚重者此莊老之徒所以有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之說也至揚子之論則又不然秦人祠白時
周不即禁卒舉天下而與之名分所在不得不重夫
莊老之說儒者固已非之而揚子之論亦復有所未

盡揚子惟知嚴名分以臨天下而不知能保天下者
然後能守名分秦人之祀白時周非不欲禁之力有
所不能也然則欲守名分者先勉其所以保天下者
哉

仲長統

昌黎贊曰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自謂高幹有雄志而
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僮敢言語嘿無常人
以為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

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
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
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漢之人君

溫公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饑之待哺
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嚮應曾未期年元惡
授首更始人雒之初天下已服矣而素無人君之器
紀綱不修諸將暴橫不旋踵而亡固其宜也光武以

仁厚之德濟英傑之志昆陽之後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翻然變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而散皆希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取良吏卓茂以為太傅戒馮異以安集關中不務戰攻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畧矣天下已定不失舊物乃偃武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勵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

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寢弛外戚專權近
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以徇國故雖衰
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餘烈歟至於桓靈而紀綱
大壞廢錮英俊賊虐忠正鬻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
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戮外召董卓
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而虎貙入室矣卓貪愎
殘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
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東漢興亡

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
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
後知其為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
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
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武功既
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適追先志臨雍拜老橫
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

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唯取重於縉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污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曲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雜是非顛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折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

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斯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頽弊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殘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起難遂

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庶民塗炭大命隕
絕不可復救然則州郡擁兵專地而雖互相吞噬猶
未嘗不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暴戾彊抗加有大功
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
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
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循吏

杜預曰東漢光武明帝稱為明主相繼聯五十年當

時以深刻刺舉號為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
於此時循吏衛颯任延王景魯恭劉寬陳寵之徒止
一縣宰獨能不徇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
子廢鞭笞責削之文用忠恕撫字之道百里之內勃
生古風凡違衆背時徇古非今王者公侯尚難其事
豈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人為治古之人法為一時
之法治以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
即一時之人正

云云

隗囂劉表

子由隗囂論曰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壠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刑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

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亡國之計謀臣去
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三人以死守之始從
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際無一得者
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
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二人皆求
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
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
如其不然則將擇其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

敗求援而不能救見賢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於將
軍恐不得中立矣猶豫不能用卒為曹公所并隗囂
劉表雍容風義皆有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
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
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
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殆夫惟知彼
知己然後知所去就哉

丁鴻劉愷

東坡曰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為己慮之又為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遜其弟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遜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為義而行之

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
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
伯伯夷未始有其遜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
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
之徒遜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
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
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而畢其說夫先王
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

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其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為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遜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

也今劉愷舉國而遜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為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深嘉而屢歎也

子由曰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
故之讓讓之為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
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為此姦人之所以盜
名於暗世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
知伯宣子穆子之於彼二人者誠有愧於其心也是
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臯陶命益也讓於朱
虎熊羆禹之事非臯陶之所能任而益之事非朱虎
熊羆之所能辨亦明矣而猶讓焉是所謂相援之讓

也故誠使夫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如則百職舉而無廢材讓以相援則賢者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取高於世俗世之君子疾而深譏之以為陷於無故之讓然三人者之中又有美惡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

就國此所以為賢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讓而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是鄧彪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者丁鴻之心也推此二心以斷天下之真偽則鴻在可怒而愷為可戮此優劣之辨也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且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美將以訓天

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
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
故能悟而從義異乎二子之為徇名也嗚呼世之邪
僻之人苟冒天下之美名以僥倖天下之大利自以
為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為天下
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徐汝雄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一

兩漢通論

興亡人材

劉禹錫
權德輿

子由

東坡

少游

歷代委任人臣

子由

荆公

張禹江充梁冀王莽之流樂天

興亡人材

劉禹錫山陽城賦曰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

運終於此墟喬孫作賦蓋閔漢也詞曰我止行車
實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氣兮
焉如踣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
倒持兮曾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維
之再敷邈汜陽與鄔上恍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
事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積是為治積非成虐文
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茅迄武乃獲桓靈之欲
從心於昏藝其妖焰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

雄乘釁而騰振物象淮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
世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為文嗚呼維神器之至
重兮蓋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健步者
所先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塗之兆也自天亂日
久矣莫可追升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後王之
元龜

子由論兩漢之患曰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
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

賤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亡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諸侯之太强也然則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為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強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世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強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

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
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
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其死也必有
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
之人豈必皆死於此

東坡論兩漢之衰曰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
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竒節而不循正道元成
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

樹私恩賈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倣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

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公卿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通於實効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

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 又論兩漢之亡於王莽曹操曰古之聖人制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已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以

自盡於天子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為如此也
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為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
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
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
得其君則其心常惘惘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
成事立缺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賢才其
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
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

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為無事乎其臣臣以為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惇惇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天子之權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見天下之莫

吾抗也則以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已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已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為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為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為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

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為帝王當是之時則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為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為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採取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

干其上之政者以為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
爭心皆將囂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狹則其
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故曰祿之去公室五
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孫微矣嗚呼公
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所謂宜盛者也而終
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矣

少游論兩漢之臣曰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
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

何則功臣以乘逐利便為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為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內承平四夷賓服而王莽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崛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而不敢取愚嘗疑焉及讀李固傳見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子弟賁械要鐵鎖願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

不利彼不為也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為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為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存彼必為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固與杜喬

以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為俗矣其大臣如陳蕃黃琬輩皆捐軀覆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杜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愠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此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歷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强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

絕哀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倖而已
未犯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
矣鈞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
於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
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不足怪也嗚呼國者天
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也視器之安危則
知人之能否視國之理亂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
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然則為君臣者可

不戒哉

權德輿兩漢辨亡論曰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
予以為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人自賈夷滅天下
耳目顯然聞知靜證厥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
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
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係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
或陷時君以滋厲階或附允洽以結禍胎故其蕩覆
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受

顧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儒術
為帝師身被漢相特見尊信當王臣之重極儒者之
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青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
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
辟左右以問之湏其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
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
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為詞致成帝不疑之心授
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奄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

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間之際虛懷
咨決之時方且眩小男於牀下官子婿於近郡款款
然用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
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
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
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鳩質
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
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

長君私於蟲吾獨異羣議為廣計者亦當中立如石
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與三事百
工正詞於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羣公
邪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徒廢蟲吾為
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
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為當塗蓋棟撓鼎折
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秩埋
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

大凡有生之常性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胎既萌則死而後已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宴安之時則務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露著沮立后於探籌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變豈止然也方又熾焰焰以燎原決湯湯以襄陵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弒君

之惡言偽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禹廣
之罪作誠來世可勝紀乎向若西京抑損王氏尊君
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王主明臣
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知也或以國
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聾者
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於廊廟斯可
矣何堯舜之或咨或吁商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
之若是然後為理邪

歷代委任人臣

子由曰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致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帝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

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
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
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意高才之士
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
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其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
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
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
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小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

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
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
守義力爭而不能勝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
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其誅閹顯立
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
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
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患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
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

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若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於乎殆哉

王荊公委任論曰人主以委任為難人臣以塞責為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

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偽信其忠則不疑其偽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為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他人雖偽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斤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寘於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

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寢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為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為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豎宦

惟嬖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為脅於外戚監宦惟嬖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冲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為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

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之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間於燕獨不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

有忠有不忠顧人君待之意何如耳

子由論高祖光武明帝曰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有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服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

勃至文景之際天下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畧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算無遺策計其武功宜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辦者及其履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讖者棄以一身任天下其知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好察愈甚故東漢之治

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
不獲伸雖號稱治安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
也

張禹江充梁冀王莽之流

白樂天有木詩八首序曰余讀漢書列傳見佞順媵
要圖身忘國如張禹輩者見惑上盡下交亂君親如
江充輩者見暴很跋扈壅君樹黨如梁冀輩者見色
仁行違先德後賊如王莽輩者又見外狀恢洪中無

實用者又見附離權勢隨之覆亡者其初皆有動人
之才足以惑衆媚主莫不合於始而敗於終也

云云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二

武帝上

袁紹

少游

東坡

子西

赤壁之戰

子西

攻吳蜀論赤壁漢中之役

東坡

子由

攻袁紹吳蜀

何去非

操征柳城劉備勸劉表襲許表不用

子西

操不追關侯

子西

征烏桓辟田疇

子西

袁紹

少游曰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為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強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為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邪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係四海治亂之所屬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辱慢士者危殺士

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係於官渡竊以為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無他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為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

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圍於平城而還以二千石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斬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軫越王勾踐皆濱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親執金鼓以厲奔走之氣

內修農械外結英雄縱不能并吞天下豈遽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于竊以為知言也

東坡論曹袁興亡曰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

言袁紹既敗于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
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忠不
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
之吾乃今知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者 又曰竊觀
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為巧思請試論
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頓
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
忠賢就戮嫡庶爭奪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

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
豐而立袁譚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桓討袁尚
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呼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
今急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
方使公孫度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
滅國夫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毀齒以漸
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齒斯毀
矣可以殺兒

云云

唐子西非孫盛評曹公哭袁紹墓曰禹見刑人於市
下車而哭之況劉項受命懷王約為兄弟而紹與操
少相友善同起事而紹又盟主乎雖道乖好絕至於
相傾然吾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
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為失哉孫氏之論非
但僻學也蓋亦可謂小人矣

赤壁之戰

唐子西曰世之為將者雖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

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
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獨韓信能之自餘兵至
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
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
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
萬敗於昆陽黃巾以百萬敗於壽張苻堅以八十萬
敗於合肥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
毒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

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
相接故為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此兵
多為累之明驗也以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
水軍六十萬當得如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高祖豈
易得哉其敗者固宜

攻吳蜀論赤壁漢中之役

東坡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
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

利而為之唯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必不能
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
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
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
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
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
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
之竒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

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於

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
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敢
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
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帝不用中原之長而與
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五百里以爭利犯此
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
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
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

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子由論賈詡劉曄曰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

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
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
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
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
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
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為
用諸葛孔明以為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
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荆

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既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固可感矣惜乎謀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孰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

治國而為相關張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憑險
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
夫立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
欲以虛聲下立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
計豈非以詭言為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
欒武子救之過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子以
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
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此既遷戮

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克
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狃於
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
者蓋知之矣

攻袁紹吳蜀

何去非曰昔者東漢之微豪傑並起而爭天下人各
操其所爭之資蓋二袁以勢呂布以勇而曹公以智
劉備孫權各挾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兵以勢

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竭則擒唯能應之以
智則常以全強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袁呂皆失而
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獲自全於區區之一隅也方
二袁之起藉其世資以撼天下紹舉四州之衆南向
而逼官渡術據南陽以擾江淮遂竊大號呂布驍勇
轉鬪無前而爭兗州方是之時天下之視曹公疑不
復振而人之所以爭附而樂赴者袁呂而已而曹公
遂巡獨以其智起而應之奮盈萬之旅北摧袁紹而

定燕冀合三縣之衆東擒呂布而收濟兗躡袁術於
淮左徬徨無歸遂以奔死而曹公智畫之出常若有
餘而不少困彼之所謂勢與勇者一旦潰敗皆不勝
支然後天下始服曹公之為無敵而以袁呂為不足
恃也至於彼之任勢與力及夫各挾智勇之不全者
亦皆知曹公之獨以智強而未易敵也故常內憚而
共躡之唯曹公亦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
從之也故常視敵甚輕為無以虞於其東征劉備也

袁紹欲躡之於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於其北伐烏桓也劉備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窺伺間隙者所起之時也然而曹公晏然不為之深憂而易計者失於負智輕敵之已甚是以數乘危而徼倖也雖然於勢不得不起者蓋劉備在所必征袁紹在所必拒又其近在於徐州之與官渡使其人之謀我而我亦將有以應之未有乎顛沛也至於烏桓之役則其輕敵速寇而苟免禍敗者固無殆於此

時也夫袁紹雖非曹公之敵亦所謂一時之豪橫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爭天下一旦摧敗卒以憂死而其二子孱駑不肖曹公折箠而驅之北走烏桓以苟歲月之命雖未就梟戮亦可知其無能為矣方是之時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孫權劉備覘伺其後獨未得其機以發之耳而操方窮其兵力遠即塞北以從事於三郡烏桓為不急之役徼倖於一決嗚呼可謂至危矣使劉表少辨事機而備之謀得逞舉

荊州之衆卷甲而乘許下之虛則魏之本根撥矣曹公雖還而大河之南非復魏有矣然則操之數為此舉而蔑復顧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於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勢有不得不應雖易之可也今提軍萬里後皆寇讎而前向勁敵且甚易之而不顧者亦已大夫計矣劉備之不得舉者天所以相魏耳嗟乎人唯智之難能苟唯獲乎難能之智加審處而慎用之則無所不濟今乃恃之以易人則其與不智

者何異曹公所以數蹈禍機而幸免者天實全之耳
後之人無求祖乎曹公而謂天下之可易也矣 又
曰言兵無若孫武用兵無若韓信曹公武雖以兵為
書而不甚見於其所自用韓信不自為書曹公雖為
而不見於後世然而傳稱二人者之學皆出於武是
以能神於用而不窮竊嘗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
學兵者所通誦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則天下孰不
為韓曹也以韓曹未有繼於後世則凡得武之書伏

而讀之者未必皆能辨於戰也武之書韓曹之術皆在焉使武之書不傳則二人者之為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設竒用而不窮者雖武之言有所未既也驅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韓信者然後能斬陳餘逼其歸師而與之死地戰惟若曹公者然後能克張繡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韓曹之儔也謫衆圖勝而人莫之能知既勝而復謫以語人人亦從而信之不疑此韓信曹公無窮之

變詐不獨用於敵而亦自用於其軍也蓋軍之所恃者將將之所恃者氣以屢勝之將持必勝之氣以臨三軍則三軍之士氣定而情安雖有大敵故常吞而勝之韓信以數萬之衆當趙之二十萬非脆敵也乃令裨將傅食曰破趙而後會食信策趙為必敗可也而曰必破而後會食者可豫期哉使誠有以破趙雖食而戰未為失趙之敗也然而韓信為此者以至寡而當至衆危道也故示之以必勝之氣與夫至暇之

情所以寧士心而作之戰也曹公之征關中馬超韓
遂之所糾合以拒公者皆劇賊也每賊一部至公輒
有喜色賊既破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
據險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舉而
滅之是以喜耳袁紹造公於延津公使登壘而望之
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計公
曰勿復白乃令解鞍縱馬待焉有頃縱兵擊之遂大
破紹斬其二將夫敵多而懼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

勇而形之以懼則其下震矣故以偽喜偽安視之衆恃公之所喜與安也則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勝之也故用兵之妙而獨以詐敵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昔者創業造邦之君蓋莫盛於漢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寔無以逮其良平信越之佐然其崛起曾不累年誅秦覆楚遂奄天下而王之曹公天資機警挾漢以今天下其行兵用師決機合變當日無與其儷也然卒老於軍不能平一吳蜀此其故

何也議者以其持法嚴忍諸將計畫有出於已者皆以法夷之故人舊怨無一免者此所以不濟嗟夫曹公殘刻少恩必報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謀夫策士收攬聽任固亦不遺未嘗深負之也蓋常自詭以帝王之志業期有以欺眩後世然稽其才畧蓋亦韓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變無以異於劉項之際劉備孫權皆以人豪因時乘變保據一隅而公之諸將皆非其敵至於鞭笞中原以基大業皆自公為之而

老期迫矣此其為烈與漢異也

操征柳城劉備勸劉表襲許表不用

唐子西曰挾天子令諸侯其事始於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未嘗遷惠王襄王於齊晉也除難定亂興滅繼絕功效既著諸侯自服耳董卓以獻帝居長安李茂貞以昭宗幸鳳翔發號施令動以制詔為名然而天下諸侯羣起而攻之何也無尺寸之功以取信於天下而有劫主之名以負謗於諸侯則天下諸侯羣

起而攻之亦固其理也使表能勤王如桓文耶雖不
襲許何害其為令諸侯哉如其不然雖能襲許適足
以致諸侯之師而已董卓李茂貞是也

操不追關侯

唐子西曰侯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謂賢矣
然戰國之士亦能之曹公得侯不殺厚待而用其力
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侯必欲立効以報
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

觀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知侯必去重賞以贖其歸
戒左右勿追曰彼各為其主也內能平其氣不以彼
我為心外能成侯之忠不私其力於己是猶有先王
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為善而不能不為
惡能為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為惡是以不能取天
下

征烏桓辟田疇

唐子西曰或曰田疇辭聘於袁氏從辟於曹公門人

怪之疇笑而不答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從驃騎遊邪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為法屈爾疇之用意蓋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疇可得不
至曹氏刻急故疇不敢不來來非慕義故終身不受
封爵疇雖不言言在其中矣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徐汝雄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三

武帝下

孔融 東坡

孔融 禰衡 楊修 魯直

華佗 劉禹錫

荀彧 溫公

曹氏代漢 黃魯直

管寧

東坡

子由

華歆 邴原 管寧 三友

子西

臧洪 為張超死

少游

使蔣幹說周瑜

東坡

孔融

東坡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

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難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呻吟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為喜天若祚漢公使備

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孔融禰衡楊修

魯直木之彬彬詩序曰曹公所禮三人孔融禰衡楊修嫚侮操且疑且信故以衡假手於黃祖融晚乃覆巢獨楊修才慧數解隱語又探其不言者發之最先得罪雖其父公雅故不足以貫死嗟乎修黃犢子有致遠材一努其臂死於隆車之轍曾不如隰子之伐木耶田常與

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向而蔽於隰子之喬木成
子不言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懼數創則止之相室曰
變之亟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
深忌也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
頸求福者楮藏其穎雖然隰子猶有所未立也與百里
奚策虞公而去之豈可同年語哉感二三子行事作木
之彬彬詩曰木之彬彬非取異於人可宮室則斬則伐
可籩豆則掄則擷草之茸茸非求顯於世中芻牧則刈

則鉏中鑿味則剝則道非以其材故耶是非之岐利害
薰蒸嗟人道之多患彼草木尚無情吾嘗觀於若人夫
巧於辨人拙於自辨以動乎天機不周乎肯變罪莫慘
於德有心禍莫深於心有見罪不在德心其蝨賊禍不
在心見其髡笄之人皦皦自鮮行於衆污之前峴峴不
讓立乎衆墀之上積小不當是以亡其大當悲夫羿注
矢以當物十常中其七八引莫耶以自殘駭兕虎之竊
發禍集於所忽怨棲於榮名易其言則害智用其智則

害明為君子則奈何獨見曉於冥冥

華佗

劉禹錫論曰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荀
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
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拷竟佗至蒼舒病且死見醫
不能生始有悔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畧見幾然猶輕
殺材能以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
猶不能返其志直可畏諸亦可惜諸原夫史氏之書

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論而懲
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恚書焉後之或者覆
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於理矣或
必有寬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
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少也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
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
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
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

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
烏用書佗之事為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
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
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
仲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猶以可懲為故事矧他人
哉

荀彧

溫公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

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
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
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佐之其志蓋
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
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舍魏武將誰
事哉齊桓之昔周室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
初四海蕩覆尺土一人皆非漢有荀彧佐魏而興之
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

為強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
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
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
之高光官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
欲邀名於漢代譬之教盜穴墻發櫃而不與同挈得
不為盜乎怪愚以為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
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
史氏之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

且使魏武為帝則或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
不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杜牧題荀
文若傳後曰荀文若為魏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光
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楚漢成皋凡為籌
計比議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之事就功畢欲邀
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為忠乎世皆曰曹馬且東
漢崩裂紛披都遷主播天下大亂操起兵東都提獻
帝於徒步困卧之中南征北伐僅三十年始定三分

之業司馬安全之代竊發肘下奪偷權柄殘虐謫狡
豈可與操比哉若使操不殺伏后不誅孔融不囚楊
彪從容於揖讓之間雖慙於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
以得之者紂殺一比干武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桓
靈四十年間殺千百比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
可以壇墀父天拜郊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正
其國乎假使操不挾獻帝以今天下英雄能與操爭
乎使無操復何人為蒼生請命乎教盜穴墻發櫃多

得金玉已復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何況非盜也文
若之死宜然耶子由論曰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
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文若不欲曹公不能平以
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為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為
文若欲終節於漢氏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
曹公於東郡致其筭畧以摧滅群雄固以帝王之業
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畧定
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

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為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
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
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惜乎曹公
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
而禪代之事至子方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
過也 子西論議者謂或叶規曹氏以傾漢祚晚節
立異無救運移曰管仲相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
伐晉其志欲尊周爾而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佐

曹公平青徐平許洛平河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詞以拒之文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却之管仲幸故桓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用其語以成竊國之禍究其終始幸不幸異耳用心豈不同耶論者何得非之

曹氏代漢

魯直詩并叙曰曹公自以勲加宰衡文封西伯蟬蛻

揖讓之中而用漢室於家巷更黨錮之灾義士忠臣
耘除畧盡獻靈之間北面朝者拱而觀變漢魏何擇
焉彼見宗廟社稷之無與也執太阿而用穎以司一
世之命左右無不得意引後宮於鈇鉞如刈蒲茅夫
婦婢使得罪家人猶為謝過而親北面受命之君自
以為未知死所嗚呼厲愴王其誰曰過言雖然終已恭
遜腹毒而色取仁任丕以易漢姓者何也漢之末造
雖得罪於社稷骨鯁之臣而猶不得於民故相與愛

其名耳余聞曰道揆以上惠不足而明有餘不在社稷而數有功榮盛殆其不繼哉感之作曹公詩一章南征北伐報功頻劉氏親為魏國賓畢竟以丕成霸業豈能於漢作純臣兩都秋色皆喬木二祖恩波在細民駕御英雄雖有術力扶宗社可無人

管寧

東坡曰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謀殺程昱郭嘉之流

不足數也。孔文舉竒逸博聞志大而才踈每所論建輒中操忌况肯為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耳管幼安懷寶遯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亦不得而殺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子由管幼安畫贊并引曰子自龍州還潁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

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人焉曰管幼安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安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已云耳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秦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

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
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
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
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
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
雖卒以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
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
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

云云

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

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
全幼安之老歸自東海一畝之宮閑不求通白帽布
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
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華歆邴原管寧三友

唐子西曰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為之首則歆
之為人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
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豈盛德之

士哉操雖姦雄然使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羣
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為不少足以
辦此何至使歆為之歆果賢耶操決不敢以此使之
以此事操則歆決不得為賢者陳壽作原傳稱少與
管寧俱以操尚稱初不及歆至作寧傳又稱與原歆
相友豈三人相友而歆獨無操尚乎朋友出處不齊
理宜友之操尚不同則非所以為友矣此余之所未
解

臧洪為張超死

少游論曰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絕不與通至於敗死以愚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真情也然古之君子或捐軀命棄親族不為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欲有甚於生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絕俗拂其所謂真情者耶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

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惑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為易殺身之為難而不知妄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為君臣為社稷死為社稷亡者若為已死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為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為順布背朝廷其勢

為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為救猶或可責矧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表用則皆主也使舊主為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近義矧滅超者曹氏也得與紹為仇乎由是言之洪為張超而死者果何謂也孔融嘗為管亥所困太史慈為突重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時俗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唯以然諾不終為媿禍亂不解為耻厥志

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為太史慈不成則為臧洪
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也豈楊子以要離為蛛螫之
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耶孟子曰可
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數子者可謂傷勇矣亦可
悲夫

使蔣幹說周瑜

東坡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
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

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褐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
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公作說客
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叙濶
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
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
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視之侍者服飾珍玩之
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
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

鄴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
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雅量高致非言詞所間中州
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
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
外之士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三